



工农兵理论著作丛书

破有神論立无神論

福建人民出版社

· 破有神論立无神論

*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真巷13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16 字数11,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0册

分类号: M1

统一书号: T21.04.11

定 价: (5) 分

出版者~~的~~需

大跃进以来，在各地掀起了工农兵群众学习馬克思主义哲学理論的高潮。事实証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基层干部一旦掌握了理論，不仅能够用理論去指导实践，而且又用自己的实践去丰富理論。这是理論战线上的新形势，值得大书特书。这套《工农兵理論著作丛书》，就是为了反映这个偉大的现实，并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而出的。作者大都是工农群众；书中論述的内容也很广泛，从生产斗争到阶级斗争，从群众运动到日常工作、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問題，提高到理論上来分析。每篇文章不长，語言也較通俗。今后随着工农兵学哲学的深入开展，这套丛书，将不断編集出版。希望讀者特别是各地工农兵講師和理論工作者大力支持，使这套丛书出好。由于我們缺乏經驗，水平有限，丛书編輯中定会有不少缺点和問題，希望随时指正。

目 录

駁有神論种种.....	尤溪县	詹俊彩 (1)
究竟有没有鬼神?	建阳县	馮乃富 (5)
疑是神, 惊是怪.....	海澄县	陈大目 (7)
死龙变活龙 “奸臣” 变恩人.....	云霄县	周金田 (9)
神巫的秘密.....	云霄县	周良发 (13)
洗手不干, 弃邪归正.....	云霄县	湯坡俊 (15)
妖言惑众是为反动阶级服务.....	云霄县	林保友 (18)

駁有神論種種

尤溪縣西洋大隊長 詹俊彩

迷信鬼神是一種唯心主義。唯心主義是剝削階級用來統治人民的理論根據。几千年來，多少勞動人民在封建迷信的唯心主義統治之下，沉迷不悟，精神上遭受了嚴重的束縛。封建迷信和唯心主義害死人命、影響生產、浪費資財、破壞家庭幸福等等，它的危害實在難以形容。我學了哲學，對唯心主義的本質和危害有些體會和認識，現在在這裡簡單談一談：

一、唯心主義害死人，唯物主義救活人。

我們西洋這裡，過去流傳着“死生由命，富貴在天”、“貴賤全靠風水”等等迷信看法。人生了病不請醫生調治，而是求神許願、燒紙買命、符灰治病，結果往往就誤了人命。

我的雙親就是被唯心主義害死了的。一九四八年正月初七日，父親因為過年多吃了些酒肉，引起腹痛，大便不通。因家裡迷信，以為沖撞了什麼“家神”、“外鬼”，日夜請巫婆“跳童”、“降童”，師公“翻台趕鬼”，並听信巫婆的話，用熱性的草根攻它。結果迷信

还没有搞完，父亲就死了。父亲本来是个劳动能手，平时少病，如果当时及时医治，是完全可以医好的。

父亲是迷信害死的，母亲也是迷信害死的。我母亲起初是感冒发冷，但没有接受父亲的教训，不求医吃药，仍是大搞迷信，搞了七天七夜，母亲快断气时嘱咐我说，“不必劳神，没有命了。”巫婆还说“无妨”，开了草根一百零七种，叫我找来给母亲吃，又说“家鬼阴灵索钱，烧纸、宰鸡、杀猪答谢神明，放回三魂七魄，病症即可脱体”。我寻草根还没有回来，母亲就闭紧牙关，与世长辞了。回忆这情景，真感痛心，我恨死巫婆，怨死迷信，恨死唯心主义。如果神明真正有灵，象我家那样孝敬，就应当受到庇佑。事实却是孝敬神灵，悞了人命。

解放后，妇女陈梅英患阑尾炎，有的人还是劝她搞迷信。但她听了干部的话，到南平医院开刀，把病治好了。现在她参加养猪劳动，身体很好。群众反映说，“如果搞迷信，十个梅英都死了”。这就是相信科学、相信唯物主义的好结果。

二、唯心主义破坏生产，唯物主义推动生产。

迷信思想表现在生产上就是靠天吃饭。如过去遇到天旱时，许多人不积极想法向自然斗争，而是迷信祈雨，打龙井求天老爷大发慈悲，普降甘雨。可是天公无

損，使庄稼白白遭受損失。

下壩村有一段“十年九旱”的歉收田，外号叫做“死人田”、“无嗣坛”。过去传说“谁家种这块田，每年都会死人”，因此谁都不愿耕种。解放后，土改时分给詹蔚礼，凑巧一九五二年他夫妻两人前后因病死亡，一些迷信的人就乘机大讲“死人田”，弄得有些人半信半疑，说什么“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实际上詹蔚礼夫妻是因病而死，而不是因种那块田而死。人总是会死的，就是不种这份田，有时也会病死。詹蔚礼夫妻当年分到此田当年死，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已。事实上，也并非凡种这份田当年就会死的。一九五三年以后，办了互助组，一九五四年转为合作社，集体经营，六、七年来谁也没有死掉，而且由于水利模范甘相国看管得好，加上其他增产措施，这份田产量由一九五一年的六百八十斤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八百多斤，增加了一点三倍。群众现在叫它做“活人田”、“多嗣坛”。这完全证明了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理。

靠天吃饭的人说，“天养人，肥脱脱；人养人，一把骨”。他们认为庄稼受虫害枯死，是“天收地灭，命不該吃”。有一年栋顶曲底五亩田发生虫灾。有的人要治，但迷信的人说，“毛虫自有生灵，人不敢动，必须求土

地公公赶走”。結果全部白穗，顆粒无收，稻梗只好用火燒掉。這是唯心主義迷信的結果。解放後，我們治蟲做到天子天孫，控制了蟲害，逐年增產。

解放前，山豬踏蹋庄稼，也不敢去打，說是土地公公擺布的，無法抗拒。結果眼看庄稼受損失，下壩村早稻每年損失三千斤以上。解放後組織了打獵隊，打死了十幾頭野豬，避免了損失，還增加了收入。可見唯心主義破壞生產，唯物主義推動生產。

三、菩薩是泥不是佛，八字風水全是假。

從前我們花了許多錢，塑了許多菩薩，天天燒香念經，但是結果是有失無得。一九五一年土改的時候，以詹俊鑾為首的十來個農民，自動起來打掉了泥菩薩，說“今後是由我們來作主了”。神佛要是真的有靈，他們早就會受到懲罰了，但事實上並沒有。在大煉鋼鐵運動中，由於需要，我們遷了些墳墓。墳墓搬了家，也沒有見到什麼鬼神。解放以後，信神的人越來越少，而生產越來越發展，丁財越來越興旺，可見天下實在不存在什麼神鬼菩薩。

解放前，西洋有名的大惡霸陳規山、王禮彪等為了發財而無惡不作，而他們反說，“老子命好，該享富貴”。這時一些思想糊塗的人，也認為“陳家風水好，配他們享福”。現在呢？解放了，他們所謂“命

好”也变“命不好”了，而劳动人民的“风水”忽然变好起来了。可見穷富不是天命注定，而是决定于社会制度，决定于劳动人民自己双手的劳动創造。

現在大多数人是相信什么鬼神、命运了，但是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还是存在的，特别是生产上靠天吃饭思想在少数人中还没有消除。我們学习辯証唯物主义，必須批判唯心主义，批判有神論。

究竟有沒有鬼神？

建阳县溪尾大队 馮乃富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鬼神？可以肯定的說：沒有。

也許有人会問，你說沒有鬼神，有什么事实可以証明？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可以举几个例子說說。比如一九四七年我們这里虫害严重，老农陈荣彬等到黄泥峰去接菩薩“邓大元帅”来除虫，家家烧香点烛，虔誠礼拜，跳神的陈道泉等在田头跳神作法，处处都插起鸡血黄紙。乱了一場，始終治不了虫，后来壕墩、后塘等村門口的粳谷、糯谷，很多被虫吃得精光，顆粒无收。去年我們这里虫害也很严重，但是我們沒有去祈求菩薩，只用“六六六”药粉噴射，結果害虫全部扑灭了。

又如一九五七年旱情很严重，村村都在开沟俾水抗旱，独有桥亭村讲迷信，去接“五谷仙”，浪费了一百多元，一滴雨也没有求到。试问：五谷仙既然受了桥亭村群众的祿，为什么不給桥亭的群众一点好处呢？可見世界上是根本沒有鬼神的。

大家都知道，过去一些替人算命和看风水的人，他們的生活也不很好，有的甚至很困难。如果他們真的能够卜明吉凶，能指引別人走幸福道路，能替人選擇大富大貴的墓地，为什么不拿这些本領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呢？这岂不是騙人的事嗎？

那么，为什么过去都說有鬼神呢？这是因为古时代缺乏科学知識，人們对打雷、閃电、灾害、死亡等自然現象不了解，总以为有什么东西在指使，这就产生了鬼神的想法。后来剝削階級看到信神怕鬼對他們有利，就想尽办法宣传迷信，作为他們欺騙群众的手段。那些道士、神婆、算命、看风水的为了糊口，也成为他們的工具，在欺騙群众。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迷信神鬼的风气。

我們弄清楚这个問題后，就应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揮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树立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思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充分發揮主观能动作用，为实现今年的繼續跃进而奋斗。

疑 是 神，惊 是 怪

海澄县店地炼铁厂 陈 大 目

白水鎮中街有一座楼房，解放前传说鬼怪很多。起先说是有一天晚上，有个小贩在街上卖肉粽，被这座楼房的鬼怪叫去买，拿几张纸箔当鈔票给了他。以后有个名叫陈无头的单身汉，搬进这座楼房的三楼上去住，第一天晚上到深夜的时候，忽然听到脚步声从三楼到楼下，去，停一会又从楼下走上楼来。他越听越害怕，大汗小汗一直流。噫呀！鬼呀！他赶紧跳起来就走，三步并做一步，一失脚就从楼梯上掉下来，心更慌了，爬起来就跑。跑到街上最熱鬧的茶摊去，把听到脚步声的事向當場的朋友說一番。有人就說：“你还是好运气，不然今晚你的命就休了。”當場有个比較調皮的陈朝福插嘴說：“气弱受鬼欺，象我这样气运强的，鬼也不敢来犯我。你們煮四碗菜来吃，明天晚上我去睡一夜給你們看！”當場朋友就以一餐为定。第二晚陈朝福为四碗菜所迫，不得已帶了一把菜刀、一支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到三楼去睡覺。他哪里敢睡，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电筒。在牀上坐着等鬼来。時間十一点多了，他特別紧张起

来。噫呀！真的鬼的脚步声响了，从三楼一直响到楼下。陈朝福赶忙把手电筒打亮，把菜刀拿紧。一会儿，脚步声又从楼下响上来，越听越清楚，咯咯咯……，象老人家走路一样，慢慢地上来。可是手电筒照来照去，却不見有什么鬼影。陈朝福这时又害怕又怀疑，是不是鬼呢？第二天，他特地跑到隔壁去看。隔壁楼梯正好靠着这头墙壁，跟这家的楼梯挨得很近。他又問隔壁的老妇女天水嫂說：“你昨天晚上有沒有下楼去？”天水嫂答道：“我每晚半夜都要下楼去喂猪。”这时陈朝福恍然大悟，原来是天水嫂下楼去喂猪，不是鬼的脚步声！

这样，这个鬧鬼的事就弄清楚了。但是上面說的鬼用紙箔买肉粽，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事也发生在这家門口。那时白水鎮沒有电灯，街道上很暗。有一个国民党伪兵叫草才的，嘴饞貪吃，又不肯出錢。他知道小販怕鬼，便趁着灯光不亮的时候，叫小販去，先拿肉粽，后交紙箔，紙箔交給以后轉身就溜走了。小販本来就怕鬼，一接到紙箔以后心神不安，連看他一看也不敢，就赶快挑着肉粽走了。——

这两件鬧鬼的事告訴我們什么呢？世界上並沒有鬼。俗語說，“疑是神，惊是怪”，心里有鬼，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就誤認為是“鬼下楼梯”，碰到一个伪兵要流氓手段，却說是“鬼买肉粽”。其实哪里有鬼呢？

沒有一个人亲眼看見过鬼。“鬼”本来只是人們对一些自然現象不能解釋的反映，世代相傳的“鬼話”在人的意識里留下了印象。迷信鬼神只对反动階級有利，在過去，統治階級剝奪了我們受教育的机会，又利用我們科學知識差，編造各种鬼話来欺騙我們，束縛我們的思想，好託他們長期統治我們。解放几年来，信鬼的人漸漸少了，今年学习哲学，大家更不信鬼了。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移風易俗，这是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务，也是我們农民在党領導下的一个重要进步。

死龙变活龙 “奸臣”变恩人

云霄县东厝人民公社荷步大队 周金田

荷步乡的水源很丰富，可是靠近山边地勢較高的二千二百多亩土地，却經常发生旱灾。要是十多天不下雨，这片土地的农作物就会被晒黄。从埭田里抽水上来，要用十七层水車，离埭田最近的也要用八层。这种办法，不但每年要花費大量的劳动力，而且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一九五七年冬天，“农业发展四十条綱要”传到荷步，大大鼓舞了群众。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

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在梁山上修建一个水库，再开一条渠道引水到山边的田里。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支部将这个计划交给群众讨论。在讨论中，出现两种看法、两种态度。

一部分群众存在迷信风水的唯心主义思想，认为梁山是周姓祖墓的龙身。据世代传说，我们荷步能够子孙兴旺，发展到一千多户，完全是祖宗风水好。如果在梁山修水库开渠道，就会斩断龙身，龙身断了，风水就被破坏，风水破坏了，姓周的都会衰败。有这种封建迷信思想的人极力反对修库开渠。如社员周度任就到处说：

“龙身若是被斩断了，荷步就会断子绝孙。”社员周玉水说：“龙脉若是斩断了，荷步的狗就不会叫，鸡就不会啼，我们就会灭绝。”有的找党支部书记周荣胎同志说：“动龙脉是关系到全荷步的生命安全问题，你们最好再小心研究一下，千万不要大意。”甚至个别的干部也动摇了，对荣胎说：“渠道最好不要开，群众都反对，我也听我舅父说过，如果梁山上开水沟，龙身就会出现一条大蛇来显神。信不信由你。”老妇女吴鑫对人说：“以前有一个地理师要来败我们的风水，没有给他败掉，想不到现在要给周荣胎败掉。我一向以为周荣胎是一个好人，没想到他是我们荷步的大奸臣，做出这种绝子绝孙的事来。现在是我们姓周的最后一代

了。”并且还烧香祷告，叫祖宗显灵把“长尾星”周榮胎全家老少都抓去。

另一种人的看法刚好相反。他們认为风水是騙人的，神鬼是没有的。他們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热烈拥护支部的计划，坚决主张建水庫开渠道。

这两种思想在互相斗争，要使水利工程顺利进行，唯物主义思想一定要战胜唯心主义思想。领导这场思想斗争的任务就落在党支部身上。

支部认为修水庫开渠道是群众的根本要求，不搞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除进行远景教育外，着重领导群众开展有神无神的大辩论。在辩论中，贫农周烏皮用自己的体会說：“論迷信，我在荷步可以算是最迷信的，可是越看神鬼的事越觉得是騙人。以前說在山上打鑼鼓，鬼神就会出来喊叫，就会死人，但是今年我們荷步剧团到梁山水利工地上去演戏，鑼鼓打得那么响，为什么沒有听到鬼叫呢？而且大家也很安宁，小孩子越养越多，神鬼风水跑到哪里去了呢？”通过辩论，駁倒了迷信思想，群众觉悟大大提高，絕大多数都站在无神論的立場上，但还有极少数人反对。支部就采取边修建边辩论的办法，发动群众，投入水利工程中去。

任务是很重的。渠道全长六千多米，要挖土方六万公方，要沿山脚建筑石槽五百九十三米，要用石方四

千多公方，还有渡槽十二处，小型建筑物一百零四处；本来计划用六万多工，五个月时间完成。但是由于群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干劲大了，结果只用了四万多工，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经费节省了三千多元，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水库、渠道修成后，那二千多亩土地再也不怕受旱了。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两个多月没有下雨，也没有一丘田受损失，反而增产了二十多万斤粮食，使大家都增加了收入。水利修成后，荷步乡不但没有灭绝，反而增加了五户，小孩增加了三百八十六个，真是“人财两旺”。也没有听到神鬼叫，祖宗也没有变大蛇显神，狗照旧在叫，鸡照旧在啼，大家都活得很好。抗旱工具藏到仓库里去了，人们再也不必满头大汗地踏水车了。事实打败了唯心主义的迷信思想，大家深深体会到修水利的好处，原来反对的，现在也赞成。八十多岁的周衍池经常跑到渠上去看流水，并且感动地说：“我活了三个朝代，看起来，就是共产党最有本领，能够移山倒海，把死龙变成了活龙，为民造福。”原来咒骂党支部书记周荣胎是“大奸臣”的吴鑫和周度任也服输了，他们说：“我原来以为周荣胎是大奸臣，原来是我們荷步的大恩人。应该让他多活几年。”通过这次教育，许多迷信的人现在不迷信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深入了人心。

神 巫 的 秘 密

云霄县东厦人民公社社員 周良发 口述

三十年前，大地主周和尚統治着荷步村，开鴉片館，設賭博場，带头鬧迷信活动。有一些农民被毒害后染上恶习，很快就傾家蕩产，变成游民，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先后当了五年的神巫，玩弄了不少騙人的把戏。如今說起来，还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从我过去的经历，可以証明鬼神是根本沒有的。說有鬼神，一方面是从前人传下来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一些迷信职业者为了騙人几个錢，也故意作弄虚玄，搞出許多鬼名堂来。我做过帝爷公的神巫，每次跳神要說些什么話，事先我都准备好。有一次，村里发生病死人的事，群众很不安心。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装着帝爷公附身，大喊大叫：“乡里来了惡魔，要快安地宅！”一会儿，群众把我围住了，請我作法伏鬼。我就画了符，派他們拿米和猪肉来給我拜神消灾，这样我就可以飽吃一頓。其实那里有什么惡魔。神巫割舌画符，并不奇怪。舌头稍稍一割，血流一点后，馬上就好了，根本不